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23
30 May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兰法尔先生

(圭亚那)

理事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意大利

卡瓦格利埃里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莱塞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我收到了布隆迪、加纳、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索马里以及赞比亚各国代表的来信，请求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各该国代表参加讨论安全理事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我提议按照惯例，在安理会同意下，邀请上述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我很抱歉要采用在这种场合下的惯例，请上述各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当然了解到，在他们想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因此，我现在请布隆迪、加纳、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索马里以及赞比亚各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隆迪代表恩达巴尼沃、加纳代表博登、印度代表贾帕尔、利比里亚代表丹尼斯、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塞内加尔代表法尔、索马里代表侯赛因以及赞比亚代表姆旺加诸位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又收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信上说：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考虑到大会决议所规定它对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特别责任，希望能参加安全理事会就纳米比亚问题即将举行的会议。理事会

将由下列代表出席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鲁皮亚·班达大使（赞比亚）、卡里姆大使（孟加拉国）、雅克沙·彼德里奇大使（南斯拉夫）、圣地亚哥·丰塞卡—马丁内斯先生（哥伦比亚）、和海克基·塔维泰先生（芬兰）。”

大家记得，在上几次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时，尤其是在安理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第1811次会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的第1756次会议以及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第1656次会议上，安理会都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发出邀请。

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就建议安理会按照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我的提议。因此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班达先生（赞比亚）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卡里姆先生（孟加拉国），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丰塞卡—马丁内斯（哥伦比亚）和塔维泰先生（芬兰）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又想通知安理会理事国，我收到了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的来信。该封编号S/11705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的信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及其代表团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照要求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会在适当时候请努乔马先生向安理会发言。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进行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大家记得，当安全理事会在去年十二月最后一次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时，通过了第366(1974)号决议；该决议除了其它事项外，决定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或以前举行会议，以便审查南非遵守该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第366(1974)号决议全文经安全理事会通过后，便立刻由秘书长转交与南非外交部长。南非外交部长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复了一封带有附件的信给秘书长。这些信件由秘书长转交给我，已载于S/11701号文件。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现在我请他发言。

班达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首先，我想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对你主持这次的安全理事会会议，表达我们最大的快意。我们觉得这样高兴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您代表圭亚那——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之一，一个在各方面均尽力表示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强烈支持的国家。事实上，圭亚那已把这个事业及南部非洲彻底解放的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第二，主席先生，您本人十分熟悉纳米比亚问题，并且长久以来您证明是该国斗争群众的朋友和积极的支持者。有关这点，我们特别满意地回顾到您在一九七四年期间曾出色地担任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一职，那一年是大有成就的一年。

我们知道今天是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最后一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深信这次辩论的结果不单只会受到这一次会议进行情况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您所作出的彻底和长期的准备工作的影响的话，我们本来是有理由为此而觉得遗憾的。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也想感谢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客气地让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首先发言。安全理事会这个举动是对纳米比亚理事会所负特殊责任的一种恰到好处的好处承认。

体会到我们的特殊责任，我们严肃地对待安全理事会的这场辩论。我们知道安理会比任何其它联合国机关都有权力来帮助我们充分担负起联合国大会交托给我

们的所有责任。联合国宪章赋予这个庄严的机构的特别权力，联合国的其它机关是享受不到的。

我们今天在这儿集会审议南非政府是否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尤其是执行部分第3和第4段的问题。执行部分第3段要求南非郑重宣告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尤其是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执行部分第4段要求南非采取步骤撤出纳米比亚。

无疑，所有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都读过并且研究过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S/11701号的文件；该文件载有南非外交部长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南非对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正式答复。此外，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大概都读过载于同一文件(S/11701)的附件；附件重印了南非总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在纳米比亚的温德和克所作的讲话的一部分。

纳米比亚理事会同仁等曾仔细地研究过南非外交部长的信及其总理的讲话摘要。当然，安理会自己仔细地研究过这两个文件后，自然会作出适当的结论。但我必须赶快指出，这两个文件是如出一辙的。纳米比亚理事会同仁等很怕误解南非的意思。因为我们觉得南非总理在温德和克发表的讲话中，相关部分措辞含糊，而其外交部长的来信也是一样，我们立刻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在由我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请求南非对两个要点加以澄清。第一点是，南非说他同意纳米比亚“领土完整”，这“领土完整”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二点是，南非宣布对纳米比亚领土寸土不要，是否等于说他愿意撤退。假如南非当局在表明立场时是坚决和明确的话，我们本来就不需要提出这些问题来。事实上，我们是希望南非立场坚决和明确的。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南非外交部长提及我在纽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在开普敦发表了一份新闻稿，企图作出某些澄清。关于领土完整的问题，他说这只是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的很多个选择之一。

关于撤退问题，他说不考虑有关各族人民的愿望就撤退，是政府非常不负责任的举动。我必须指出，他说的是“各族人民”。

我在上面已简短地向安理会报告了纳米比亚理事会如何请求南非就他对纳米比亚的立场作出澄清的情形，希望这些额外的资料会帮助你们本身了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立场。我刚才说过，安全理事会当然会作出自己的结论。纳米比亚理事会同仁等经过耐心分析南非的声明及力图谋求澄清问题后，已断定南非事实上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和第4段的规定。

南非一方面否定西南非民组的任何特别作用，但同时又表示愿意同联合国秘书长商量，同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商量——他们一本种族隔离的作风，把他称为“非洲籍主席”，好象理事会还有一个欧洲籍主席似的——以及同非洲统一组织纳米比亚问题特别委员会商量；我们觉得这种逻辑真是奇怪极了。

换句话说，南非是愿意就纳米比亚问题同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商量了。但南非也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均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鉴于西南非民组同以上两组织的观点一致，人们看不出不让它参与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就纳米比亚问题同南非所作的任何接触，对有待解决的问题，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因此，问题的实质仍然是，南非是否预备和愿意接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立场，也就是西南非民组的立场，并且为和平转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南非通过对西南非民组的歧视，轻易地避过了纳米比亚自决、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些基本问题；通过这种做法，他加强了所谓的真正领袖的地位，事实上，这些人赞成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政策。事实上，我们觉得很有趣地注意到，南非在表示愿意同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商量的同时，却又强调万一进行讨论时，很想请所谓的纳米比亚的“真正领袖”参加。这些所谓的“真正领袖”正是被联合国同仁一直视为南非种族隔离机器的应声虫和傀儡的那些人。我们坚持他们完全不

能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愿望。很明显地，我们同南非之间对谁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领袖这个问题，有所争论。因此，如果南非要排除西南非民组参加讨论的话，那么他有什么理由提议我们应该同我们并不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领袖”的人商谈呢？

南非又自称在促进纳米比亚所有各族人民之间的更深了解。关于这点，他列举所谓的立法会议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温德和克通过的动议，支持其“执行委员会”为促进领土所有居民的友好关系、和平共处及人类尊严所作的努力，并要求该委员会注意妨碍黑人和白人发展友好关系的措施和惯例。关于这方面南非又列举出，久已在领土生效的“许多公告”，由于已过时或带有不必要的限制和歧视，已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九日被撤消。首先，我们认为，使用“各族人民”一词不符合有关这方面的任何真正精神或努力，因为这个词带有分裂性，并且有拒绝对人不分种族或肤色，一律以人看待的意味。其次，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同仁都晓得南非作出的所谓努力只不过是表面装饰罢了。这些努力只触及小规模的种族隔离。但是这儿牵涉到的问题是比让黑人和白人同坐在公园板凳上或同住一家旅馆里更为基本的问题。纳米比亚的黑种人民并非要求白种人给予什么恩惠。他们要求的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南非这种伎俩只显出它本身缺少诚意找寻一个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虚假和危险的幻想，因为用这个方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有人告诉我们说，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因为该领土的人民希望如此。这也不可能是一个严肃的论点。我们完全看不出这种讲法有丝毫的理由；因为纳米比亚人民从来没有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众所周知，南非不断加强他在纳米比亚的班图斯坦政策。举行的所谓选举从来不是全国性的。这些选举只局限于班图斯坦内，并且由于它们的性质和用意的关系，还受到各政党的抵制。

如果南非政府真的象他自称的一样希望纳米比亚人民自己决定前途的话，它应

当立刻准许在国内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及宣布无条件特释一切的政治流亡者，让他们返回家园。南非又应当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一次全国选举。南非没有正当理由要拒绝由联合国监督这个选举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选举公平。如果南非是正大光明的话，这点不应该成为一个争论点。因此，南非必须表明它愿意见到纳米比亚和平转变。只要南非同意上述几点，它便是表明这样的立场。

有人告诉我们说，南非突然撤出纳米比亚，会使该国发生混乱。我们不必别人来提醒我们这点，因为我们想要防止的正是发生任何混乱的可能性。非殖民化过程要求有秩序地移交权力。事实上，引用一些最近的例子，葡萄牙过去的领土便是这种情形。这种情形能否在纳米比亚发生，完全要看南非本身。如果南非郑重宣布愿意撤出纳米比亚，而且同意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合作，以确保顺利撤退的话，就可以实现这种情形。

南非在这个局势中的行为举止，的确只会导致混乱。因为在一切和平努力失败后，纳米比亚人民一定会通过唯一剩下来的、武装斗争的方法，来履行解放他们祖国的义务。因此，如果南非坚持拒绝同联合国合作的话，我们一定会见到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加强武装斗争。有关这点，我们要非常坦率地指出，南部非洲的地图已不是老样子了。纳米比亚已发生了积极的转变，而且形势不能再扭转过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即纳米比亚的独立终要到来。问题只是，用暴力还是用和平手段？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印证了这个事实。因此南非应该明白，当国际社会鼓励和平转变时，它并非处于一个软弱的地位，它只是想尽力避免无谓的牺牲人命罢了。关于这方面，南非最好把纳米比亚理事会看成是局势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我刚才说过，纳米比亚理事会非常重视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我们焦急地等待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这样关心其结果，主要是因为认识到这个庄严的机关

一致通过了第 366(1974)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决定，如果南非不遵守第 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它即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无疑，安全理事会是想到那些在其职权范围内，能够强迫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的措施。 既然南非并没有遵守第 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至少这是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看法——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们希望它能够象通过上述决议一样的一致；因为当前的问题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现在和将来的信用问题。

纳米比亚理事会方面随时准备与安全理事会通力合作。 如果主席先生您及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想和我们举行任何磋商的话，我们随时欢迎。

在结束之前，我想重申一下我曾试图在发言中澄清的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立场。 总的来说，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南非必须做到下列各点：

第一，明确地宣告接受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

第二，承认纳米比亚领土完整，并提出足以保持整个领土统一的解决办法；

第三，允许西南非民组政治上行动自由，以便使该组织能够证明它不单象外传的只得到奥万博部落的支持，而且得到全国的支持；

第四，立即全部废止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包括警察暴行的各方面扩张；

第五，严正地执行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决定；假如勉强从事的话，只会令到世人失去对南非的一切好意；

第六，承认联合国在确保领土举行公平的全国选举方面的任务。

就纳米比亚理事会同仁来说，我们愿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但这完全要看南非是否愿意在上述六点的基础上同我们商讨。

谢谢主席及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听取我们的发言。

主席：谢谢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对圭亚那和我本人所说的好话。

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索马里代表。 现在我请索马里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少将同志的代表，我特别高兴见到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你在国际论坛上的技巧和长久的经验使你特别适合领导安理会这次的讨论。我国代表团对你的敬意，与我们两国同为不结盟国家集团成员所发展出来的友谊是相合的。

我非常感谢你及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给我机会参加这场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就关心联合国无能终止南非对该领土的无理的、种族主义的和非法的管理问题。索马里的担任本年度非洲统一组织主席，使我国政府对参加纳米比亚问题——非统组织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这一最紧要阶段的辩论，增加了一份责任感。

联合国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太久了，因此不仅是安全理事会，就是整个国际大家庭都盼望找到一个迅速的公正的解决办法。当然，这始终要看南非政府的态度。多年来，联合国对南非是过度耐心了。南非随即都有机会按照它作为一个会员国的责任去行动，毫不含糊地响应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过去的态度一直都是一视国际法的态度。

我们已小心研究了五月二十七日南非外交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和所附的沃斯特先生五月二十日在温德和克的讲话的摘录，这封信和讲话摘录已作为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S/11701)分发，它们一起构成了南非政府对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答复。

比较一下该文件的内容和我们的期望，我们实在不能隐瞒对它的失望。因此我们必须表示我们对许多基本问题的重大保留。首先，南非的答复无视于国际大家庭牢固建立起来的政治和宪政架构，这个架构对充分、自由和和平达成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望提供了最好的保证。以我们的意见，南非现在的立场不能视为令人满意，因为它否认联合国有权管理纳米比亚。虽然沃斯特先生可以无视于结束南非委任统治权的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和加强联合国对该领土所承担的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各种决议，但安理会各理事国却绝对不可也不应无视于它们的存在。

沃斯特先生也继续无视于国际法院的裁决，该裁决说：

“…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将其管理机关自纳米比亚撤出，并终止对该领土的占领。”

我肯定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对国际法院的决定，均极为重视和尊重。它们也会记得，咨询意见要求所有国家按照宪章第二十五条支持联合国，促使南非管理当局撤出纳米比亚。

比勒陀利亚政府在其答复第 366(1974)号决议的信的第三段中向该领土的人民承诺：

“…只要他们在法律和秩序的规定范围之内，都可自由地推动和传播他们所需要的宪法改变，并不受干扰地参与任何和平的政治活动，包括选举代表出席为领土的宪法前途所建议举行的会议。”(S/11701, 第 2 页)

由于我们都知道该领土人民必须按照那些具有压迫、野蛮和歧视特性的法律行事，因此，“在法律和秩序的规定范围之内”这句附有条件的字眼本身，就足以使人产生怀疑的阴影。

我们值得记住，联合国和国际法院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该领土人民达成独立，因为南非的非法管理不仅在这方面没有尽到它的基本义务而且还把它独有的非人道的种族主义强加给该领土的人民。

就我们来看，这种形势并没有基本的改变。现在被南非否定的这个第 366(1974)号决议，是在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的主要决定的范围内制定的。它得到了安全理事会一致的支持，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这项决议所要求的，并不只是一项没有明确同过去和现有政策决裂的具体证据的声明而已。这些政策仍然存在，它们把纳米比亚变成南非的一省；它使纳米比亚人民受到了种族隔离；通过使该领土支离破碎的荒谬的班图斯坦政策，抑制建立一种国家独立所需的政治和经济统一；并禁止人民自由表达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愿望。

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意图声明，其中没有现行制度作基本改变的任何证据，这个制度控制了纳米比亚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比勒陀利亚政权

竭力想使安理会和国际大家庭相信在该领土内已做出了某些经济和社会进展。它夸称训练了大量的护士和其他的仆役工人。显然的，训练这些护士和其他的仆役工人，完全是为了白人移民的奢侈生活的需要。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训练黑人护士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使她们能为白人母亲服务，充当临时照看婴孩者和保姆。这个政权自己在该文件里提出的统计资料，清楚地显示，整整经过50年以后，本地居民中竟连一个高等教育的毕业生都没有。

就算象这个政权所声称的，在诸如铁路、道路、电话、电报和无线电设施等服务中，确曾作出了投资，但问题是“这些服务是为了谁的利益而设？”当然不会是为了非白人的利益——至少不是直接的。

此外，这个政权也没有提出或规划任何的撤退计划。所用的重要词句都是象“尽快”或“在不久的将来”一类的字眼。其中最骗人的是“他们想多快地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地是要由他们自身来决定”这一句话；这句话根本没有考虑到过去50年来的忽视和压迫所造成的影响。

比勒陀利亚政府正企图用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声明来掩饰它真正的意图。我们这一会议厅里，有许多人都是来自长久与外国统治进行斗争的国家，我们都非常了解南非现在想玩弄的政治把戏。

我们非常害怕南非外交部长的声明的背后，实际是非法的南非管理当局在玩弄政治手法，因为这个管理当局会继续把一个班图斯坦的构架强加于拟议的宪政发展。它在声称不干涉的同时，仍然利用它的压迫势力来减缓向独立前进的步伐；同时它仍然试图尽量利用小心挑选出来的少数部落长者，这些人都是依赖非法管理当局的薪水为生的。

沃斯特先生竟然声称南非并未占领该领土，而是应该领土人民的要求才在那儿。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南非政府的诚意。因为这种说法实在是无视于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事实。南非得到当时的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时，殖民地人民并没有参与这种安排的协商。如我们所知，南非是唯一拒绝将其委任统治权移交给联合国托管制度的政府；如果在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纳米比亚人民早就可以获得独立了。

今天，大多数的纳米比亚人民，当然宁愿摆脱种族隔离和强迫移民劳工制度，这两项制度都是南非非法管理的最显著结果。此外，大多数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最大的政党——被非洲统一组织和大会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民组——均以使纳米比亚自南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为目标。

沃斯特先生提到了有关朝向独立的进展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由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与非统组织特别委员会主席同该领土的所谓“真正领导人物”举行。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大会已经承认了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领导人，但这些人却不是沃斯特先生所提出来那些南非管理当局的传统随从。至于所建议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非统组织特别委员会的任务规定，只是在需要时就有关移交权力给纳米比亚人民的方法问题作出联系。沃斯特先生的新办法离国际大家庭对这一移交权力的要求还是相差太远。

要辨别人们对非殖民化过程是不是具有诚意，是很容易的。葡萄牙政府最近就显得非常开诚布公，它愿意在联合国的原则和决议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及与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密切合作；它也显示了撤离的明确打算。葡萄牙所显示的，就是诚意。南非政府方面的态度，一点也比不上。

说明我们对于南非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答复持有重大保留，目的不是为了宿怨或成见而加以反对。我们主要的关切，在于使纳米比亚人民得到公平和自由。我们害怕的是，终止一个被拖延甚久而又看来是难以处理的问题的愿望，可能会令人相信，形式上的改变就是实质上的改变。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强调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是南非已经明白地重申了它不遵从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国际法院的裁决的立场。第二个事实是联合国促使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而和平地执行其不可剥夺的权力的这个目标，显然必须南非撤离该领土，才能达成。第三，国际大家庭认为第366(1974)号决议的通过，是我们这个世界机构在寻找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公正方法方面所作长期努力的极致。

如果再向南非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而这份通牒又证明是象过去的其他最后通牒

一样的空洞无效的话，那对该领土人民的利益和联合国的权威和信用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认为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方面，安全理事会已经到达了关键时刻，它现在必须考虑如何按照宪章有关的章节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以使该领土人民从南非非法占领的暴政和压迫中解救出来。

主席：谢谢索马里代表对我说的好话。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布隆迪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开始发言。

恩达巴尼沃先生（布隆迪）：主席先生，我很高兴能代表非洲集团和我所率领的我国代表团来最热烈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都知道，你所卓越地代表的圭亚那是深深地致力于和平、自由和正义的高贵理想的，这些理想，我们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都非常重视的。

主席先生，凡是有机会认识你的人，都发现并钦佩你是一位聪明、干练而热心的人，完全熟悉我们当代的主要问题。我们相信你本人将能够成功地和尊严地履行你所负的重任，使你亲爱的国家和安全理事会增光，使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得到绝大的满足，并使纳米比亚人民得到更大的幸福。

安全理事会再一次集会审议因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占领纳米比亚而在该国造成的局势。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对纳米比亚的立场是为人熟知而且是明确的。

联合国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正式宣告了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独立和自决权利。在同一决议中，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规定该国由联合国直接负责。它一直坚持尊重纳米比亚领土的完整。

我回顾第2145(XXI)号决议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提醒安全理事会注意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领土所负的各种特别责任。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完全遵循这一方向。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通过的第2372(XXII)号决议宣布它：

“认为南非违抗联合国有关决议并无视该领土的确定国际地位，继续侵占纳米比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安全理事会第264(1969)号决议：

“认为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为非法，违反宪章原则及联合国前此各项决

议，并有害该领土人民的利益及国际社会的利益”。

不久前，安全理事会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了第366(1974)号决议，其中要求南非政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郑重宣言，宣告它今后愿意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这项决议也要求南非承认和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南非政权一点也没有遵从安理会的意愿，它所做的只是写了一封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信中暴露了它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没有诚意和它对联合国的一贯蔑视。

我们完全拒绝接受南非政府来信的内容，理由如下。第一，南非再一次地拒绝撤离纳米比亚。第二，南非不承认联合国有权按照大会有关的各项决议去管理纳米比亚领土。第三，南非无视于我们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合法发言人的西南非民组。第四，南非不尊重纳米比亚领土的完整，因为它继续提及居住于纳米比亚领土的各民族团体，同时并未放弃它的班图斯坦政策。

因此，南非仍然继续占领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即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的领土。它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犯下了并继续犯下侵略的行为。安全理事会面对这种局势，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有效措施，以恢复纳米比亚的和平与正义。

在这些情况下，为了满足纳米比亚人民的期望，我们请安全理事会毫不耽误地立即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拒绝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南非政权外交部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并视之为无效；第二，声明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一项侵略行为——正如大会已声明过的——和对非洲该部分和平的威胁，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条采取适当措施；第三，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使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能履行其在纳米比亚领土内的各项责任。

纳米比亚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一般爱好和平和爱好自由的人民以及特别是纳米比亚人民，在这个关键时刻，眼睛都看着安全理事会。我确信安理会将不会使他们的合法希望破灭。

主席：谢谢布隆迪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主席：安理会各理事国会记得，这次会议开始时，曾决定依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S/11705号文件中提出的要求，按照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及其代表团。按照该项决定，我现在请努乔马先生及其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努乔马先生向安理会发言。

我现在请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先生发言。

努乔马先生：我愿代表西南非民组和纳米比亚人民表示，我们对各位给予我们运动这一重大机会来申明受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意见，非常感谢。

我首先愿祝贺主席先生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之职。西南非民组特别高兴见到你，杰出的圭亚那国民，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这一重要会议。我们高兴，因为我们记得是在圭亚那担任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那一届会议上，纳米比亚理事会在最强有力的方式下，把纳米比亚事业提交给联合国这一庄严机构的。

我们并且记得，主席先生，在贵国政府向我们运动发出亲切的邀请之下，我曾率领西南非民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你们美丽的合作共和国。我们并且记得，贵国一直支持南部非洲被殖民、受压迫的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种支持促进了圭亚那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亲密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

因此，我们在你担任主席时，向联合国这一最高机关发言，感到非常荣幸。

现在转到南非占领我国的紧要问题上，我愿说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忠于其帝国主义的目的，再次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显然南非总理约翰·沃斯特五月二十日在温德和克的讲话，只不过是重申南非决心继续把“班图斯坦”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以保证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统治及经济剥削。

经过仔细研究南非的答复全文——其中有沃斯特在温德和克的讲话摘录——之后，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明显结论：在所谓的答复中，根本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例如，对关于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基本而且突出的问题以及纳米比亚不可侵犯的领土完整问题，在我们看来，沃斯特都没有采取我们可以认为正面性的任何新立场。相反地，沃斯特在其温德和克讲话中企图玩弄外交伎俩。例如，在该次讲话第3段，他说：

“……我们（即南非政府）

实质上和各方在联合国提出的一些观点中最重要的方面并无意见上的分歧。”他又说：

“就非统组织而言，在原则上，并且请记住我刚才说的，我们对于它们有关该领土自决、独立、维护领土完整的看法，毫无争论。”（S/11701，附件，第4页）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我刚引述的那一段前面的第(2)(f)段中所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沃斯特一面表示对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自决、独立、维护领土完整的看法毫无争论，一面却狡滑地坚持他所谓的每一“居民群”对自己未来有一切可能的选择。

在整个讲话中，沃斯特十分有意地避免用“人民”二字，除非当他引证非洲统一组织或联合国的立场时。他仍然坚持他的领土“居民群”、“所有人民”和“各民族”等等制造分裂的帝国主义概念。

在讲话第(f)分段中，沃斯特谈到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立场说：

“坚持的另一观点是该领土不应根据种族隔离的政策加以分裂，它应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除非当地居民自由地作了其他的选择。”

这里我们看到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立场被挖苦而且狡滑地歪曲了。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从来没有煽动过纳米比亚各族人民选择脱离一途。

这种歪曲意图为南非的帝国主义阴谋辩护，假借即使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都赞同每一“居民群”对其未来有“一切可能的选择”的概念——明白地说，就是各

族人民有脱离纳米比亚的权利——继续其目的在分裂我国的政策。

班图斯坦式的自决和独立仍然是主要战略，就是要用这种战略来达成纳米比亚的分裂。沃斯特仍然热衷于此种班图斯坦政策。当他提到所谓的邀请西南非民组参加纳米比亚北部最近的伪选时，这种热衷变得更加明显。他举出对西南非民组的这一侮辱，当作南非愿允许所有的政治团体“在导向自决的过程中，毫无阻碍地参加和平的政治活动”的证据。因此，在沃斯特看来，导向自决的过程只不过是班图斯坦计划而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非政府的真正目的就是完成国家的班图斯坦化，之后，纳米比亚就成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各民族”的软弱联邦。这就是南非要施加于我们的纳米比亚，对这种纳米比亚，种族主义的南非可继续统治和剥削。西南非民组拒绝这种纳米比亚。

西南非民组对沃斯特最新的外交伎俩无动于衷。我们看透了沃斯特的讲话，它只不过再图拖延时间，防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非法占领我国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而已。

为了显示南非事实上如何巩固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镇压统治，我愿举出占领政权所采取阻止纳米比亚人民朝向自决和真正国家独立的各种行动。

这些行动中的一个就是在奥万博和雷霍博思有色人种“家园”强加的班图斯坦选举。这两次欺骗性的选举已分别于今年一月和四月举行。这两次伪选的目的都是要使世界误认纳米比亚人民是支持比勒陀利亚的班图斯坦政策的。不出意料之外，两次选举中，傀儡都宣称“赢得了”选举。正如大家现所知，在纳米比亚北部五天选举终了时，比勒陀利亚声称得到了百分之五十五的选票。至于雷霍博思的选举，唯一反对南非政府的团体雷霍博思人民党被“击败了”。要点是傀儡团体所谓的胜利是用尽心计弄来的胜利，它们不会使人误认以为纳米比亚人民真想要班图斯坦。

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在纳米比亚北部发生了什么奇迹，致使那里原来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拒斥班图斯坦政策的人民在短短十八个月期间，如此鲜明地改变了主意，而有百分之五十五赞同了同一政策？

答案是比勒陀利亚以这样一个明白决定来举行这次选举：要在强迫和残暴镇压的情况下举行选举。现已有很多文件证明它们如何对人民施加压力，使他们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投票赞成傀儡班图斯坦政权。从我们在纳米比亚的干部以及从纳米比亚宗教界人士诸如奥瓦拉主教和杜美尼主教那里获得有很详尽的资料，不胜枚举。

今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在北部区域的傀儡当局下令所有与所谓的教育和文化部有关的公务员——诸如职员和助理检查员——不论他们愿不愿意，一律要去做计票员。对班图斯坦当局所有其他部门的公务员也下达了同一命令。谁想拒斥命令，立即受到失去工作的威胁。因此，就在纯粹的经济压力下，全部公务员都被迫帮助种族主义压迫者和其他傀儡进行欺骗人的选举。

一月十日，该区域头号傀儡酋长菲勒芒·埃利法斯制造了整个选举期内都表现出的镇压的气氛。他在奥万博调频电台上警告说，人人必须投票选择“他们真正的领导人”，否则将有痛苦的后果。他又警告说，“一切煽动分子”——就是说，西南非民组成员——均将受到严厉的处理。

在此同时，西南非民组在该区域的两个高级领导人斯金尼·希隆德瓦和萨姆·希伍特两同志被南非警察殴打，并在选举的前夜被关进了监狱，其目的在破坏西南非民组号召人民抵抗警方的压力和恐吓的行动。

一月十三日，也就是选举的第一天，只有很少人到所谓的投票所去投票。一月十四日，选举仍不能产生出南非及其傀儡所要的结果。在南部和中部地区，有6万左右从北部召雇来的合同工人，那里的投票数字特别低。下面列举的头两天的数字可证明人民是如何想不参加这一欺骗人的选举。

在温得和克及其附近的矿区，只有30人投了票，他们全是公务员。在奥斯镇，

只有 2 人投了票；在贝萨尼，只有 2 人投了票；在卢得立次湾，只有 1 人投了票；在基特曼斯胡普，只有 1 人投了票；在奥兰治孟德，那里有 5 千名从北部雇佣来的合同工人，没有一人投票；在沃尔维斯湾，那里有 6 千名从北部雇佣来的合同工人，只有 27 人投了票，他们全是公务员；在楚梅布，那里有 5 千名从北部雇佣来的合同工人，只有 14 人投了票，大多数都是公务员。在北部地区，到投票第二天，据报导，有 12,000 人投了票。

面临了这种明显的抵制气氛，南非政府及其傀儡开始加强它们的镇压措施，强迫人民到所谓的投票所去投票。

头一件明显的事是军队扩充了。许多装甲车辆和步兵增援队在奥万博兰出现，在选举期间进行协助。白人职员人数显著地增多了，来自纳米比亚和南非各地的白人包括甚至医院人员都增多了。警察受命随时整装待命。一百一十六所投票所经常有在它们上空盘旋的直升机视察，也经常有安全警察、奥万博兰部落警察和军队视察。所有表示南非存在的证据就是摆出恐吓人民的有形的实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选举，并且有奥万博兰首席部长菲勒芒·埃利法斯的保证：

“没有人会受到恐吓的，不要怕去投票，你们都在政府的保护之下，去投票吧。”

电台不断地播放这一保证。对播自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西南非民组的广播的干扰比平常更为强烈。

奥卢诺的劳工雇用局也被打过招呼。大约 2 千至 3 千名想在南方找工作的人都被告知，除非去投票，否则不予雇用。有人告诉他们：“投了票就有工作，否则挨饿。”对于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农田或矿场上的微薄工资的人来说，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赶到地方上的劳工雇用中心，那里就设有投票所。

投票之后，在每个人的身份证——这是纳米比亚人民所拒斥的证件，因为它的目的在配合班图斯坦——后面，就盖上了特别的“选举记号”。其证件缺少这种记号的人被告知不予雇用。已经雇用的人被告诉说，他们的证件必须在一月十三至十七日期间盖有选举记号；否则将不准他们继续工作。有的人勉强地这样作了，因为，他们说别无其他选择。当然，有许多人选择回家而不投票，因而致使无以为生。

另一种迫使在北部的纳米比亚人投票的方式是在发给许可证和其他通行证文件时行使压力。在该地区颁发许可证的办事处，有人直截了当告诉想去纳米比亚中部和南部的人说，除非申请人已在选票单上画了叉，否则不会发给他通行证。政府职员这样问每一个申请通行证的人：“你投了票没有？”，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就会说：“抱歉，不能发给你通行证。”这些职员当然非得去投票不可。情况之糟，弄到——就举几个例子吧——象伊利法斯·卡曼亚、威廉·伊色特和奥古斯塔斯·伊拉哥等就被迫辞职，马尔塔·南德贾亚女士则因在此期间支助或帮助了西南非民组而遭解雇。

显然这还不够，政府官员、酋长和头人告诉人民说，如果他们拒绝去投票，他们将会有苦够受的：这种人将得不到一切医疗服务，没有医院会给他们治病。并且也讲明白了，政府对这种人的一切帮助都会取消。

酋长们到区域各处去告诉他们的子民，他们将对任何胆敢不去投票的人加以惩处。这里可以提到这一事实，酋长们宣称：谁不在选票上画叉，就不准谁栽种任何玉米或其他谷物。在考虑到奥万博兰是一个农业区时，就知道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警告，因为农民们完全依赖他们的农作来取得面包、玉米和小米。人民被迫走出家门，被护送到投票所。许多正在田间忙着干活的人也被叫开去投票。

这种压力和恐吓，就是这一所谓选举的幕后推动力，造成了我们听到的“百分之五十五的成绩”。

另一个显明的证据，证实南非努力巩固和加强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南非军事部队在纳米比亚的继续扩充。比勒陀利亚不仅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部队，还在那里各个地区建立了新的军事基地。例如，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边界附近的戈巴比斯、在纳米比亚——安哥拉边界附近的奥卢诺和奥汉古拉、在纳米比亚东北部地区的恩康戈等地，都建有新的基地。还非得提提在纳米比亚中部格鲁特方丹的基地最近扩建的情形不可。这一扩建是想要容纳派到该国的新增援部队的。这些增援部队有的显然来自南非在南部非洲失陷的缓冲区。

在南非采取以巩固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控制的一系列措施上，还必须加上把一批班图斯坦应声虫和其他反动分子揽在一起，举行所谓的多种族制宪会谈的阴险计划。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违背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的，安理会这些决议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它的非法占领。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南非警察在温得和克残忍地射杀纳米比亚工人一事，是南非决心对纳米比亚人民施加镇压法律的又一证明。

总结而言：

第一，我们无法接受沃斯特的讲话；

第二，我们不认为需要派一个事实调查团去纳米比亚再作另一次导游参观；

第三，班图斯坦和通行证法律不论是否归因于“对入流的管制”，皆是控制人民行动自由的工具。这点对我们而言是不变的；

第四，从我们上面所说的看来，班图斯坦化越来越加紧疯狂地推行；

第五，国家比过去更要军事化；

第六，曾有人谈论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我们愿绝对明确地指出，西南非民组作为一个民主组织，不反对任何民主选举。我曾经详细论述了在南非政权监视下举行的选举的程序和策略。即如我要揭露的，选举结果早已内定，甚至在人民去投票前就已定好了。

我们永远不会接受在南非恐怖主义占领部队下举行选举的任何提议。我们在此一庄严会场坚定而且明确地重申我们的立场：联合国是管理纳米比亚的合法当局，当时机成熟可以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时，必须由联合国来监督任何这种选举。任何相反的建议，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敦促整个国际大家庭，特别是联合国，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起，坚持这一主张。

今天，五月三十日，是贵会自己决定的要求南非郑重宣布该政权打算从纳米比亚撤出的最后限期。根据我们的判断，南非尚未照做。相反地，南非的非法占领仍然继续。因此，安理会各理事国双肩上担负有重大责任，因为正是安理会宣布的，它将在这一天——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开会，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的措施。世界正在等待你们坚定的行动。

主席：今天下午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由我的继任者主持，我已与他以及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就我们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协商过，一般似乎同意安全理事会应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下午三时继续审查这一问题。会议日期将如此排定。现在没有其他事项，我宣布散会。

下午六时散会